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 式 紀 錄

第九三〇次會議

第 十 六 年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930)	I
通過議程	I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幾內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南斯拉夫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1, S/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雷堡市)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及外交事務高級專員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4)	I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三十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Sir Patrick DEAN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錫蘭、智利、中國、厄瓜
多、法蘭西、賴比瑞亞、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
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930)

一、通過議程。

二、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函(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幾內亞、
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南
斯拉夫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1,
S/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雷堡市)
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及外交事務高級專員致安
全理事會主席電(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4)。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函(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
幾內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
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南斯拉夫常任代
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1, S/
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
(雷堡市)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及

外交事務高級專員致安全理事會主
席電(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函(S/4644)

一、主席：依照過去的決定，我在理事會同意
之下，請馬利、印度、南斯拉夫、印度尼西亞、比利時、
幾內亞、迦納、剛果(雷堡市)、摩洛哥、波蘭及利比
亞代表就理事會議席。

Mr. Abdoulaye Maiga (馬利)，Mr. C. S. Jha (印
度)，Mr. Mišo Pavičević (南斯拉夫)，Mr. Sukardjo
Wirjopranoto (印度尼西亞)，Mr. Walter Loridan (比利
時)，Mr. Marof Achkar (幾內亞)，Mr. K. K. S. Dadzie
(迦納)，Mr. Gervais Bahizi (剛果，雷堡市)，Mr. El
Mehdi Ben Aboud (摩洛哥)，Mr. Bohdan Lewandowski
(波蘭)，及 Mr. Mohieddine Fekini (利比亞)應主席請
就理事會議席。

二、Mr. Ben ABOUD (摩洛哥)：剛果問題已經
多次檢討，其各個基本方面現已明晰。現在理事會又
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新發展。在昨今兩日中，在我前面
發言的各位又提供了新的情報。我無需再加重述。

三、剛果情勢的嚴重性質，現在已為全世界所公
認。每一個人對其中所一定含有的驚奇意外事件，均
深懷畏懼。鑑於剛果境內最近事態變化所包含的危機，
實有立即闡明立場的必要。因此非洲獨立國家會議召
開了緊急會議，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至七日在卡薩
伯朗卡開會。它對剛果情勢作了極妥慎的檢討。糾正
剛果情勢所應採取的步驟扼要載列於一致通過的剛果
問題決議案中，我不久即將宣讀該決議案，刷新各位
的記憶。召開安全理事會就是卡薩伯朗卡會議所作的
決定之一。

四、在這個非洲戲劇中，事態的急遽變化對非洲
及全世界有重大的影響。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現在產生
了一個全然出於意料之外的新現象。情勢所趨，似乎

是聯合國的非洲軍隊要屠殺他們的剛果非洲兄弟們，而比利時軍人卻在卡坦加及其他地點享受安適的生活。事物的常軌完全顛倒，完全變成了反常與矛盾。我們沒有見到比利時軍人撤退，議會重開，及保持剛果領土完整，簡言之，我們沒有見到恢復常規，恢復剛果獨立之初的狀態，現在所見的卻是以罪惡為當然。比利時侵略成為被接受的事實。殖民主義的工具如宗貝及其夥伴們現在被認為合法的發言人。分裂成為“既成事實，並被認為現實狀態。主張分裂的人甚且被邀請與雷堡市的某些政治人物締結同盟。

五．但是最奇怪及矛盾的現象是像魯孟巴先生這種愛國主義者要坐牢，而殖民主義的工具卻逍遙法外。前者遭受迫害，後者雖是刑事犯，卻受到保護。卡薩伯朗卡會議就在這種悲痛的情況下，在非洲團結與自由的旗幟下召開。我們對剛果的態度集中於它的統一與自由。事態既然走向相反的方向，統一遭受了破壞，自由變成了內戰，就必須再回到安全理事會來。

六．作為一個聯合國會員國，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我們亟願應秘書長之請，履行我們的義務。我們已盡最大努力。但是事態應付與演變的結果與最初所求的目的相反，我們的良知命令我們制止這種情勢，我們身為聯合國會員國的地位使我們有權到此地來指責所作的錯誤。此外，任何正當的鬭爭均有利於所有各國。剛果問題關係到非洲及其他各地和平的前途。

七．因此，我國認為我們必須視安全理事會此次會為極關重要的會議。我們的目的當然不是安全理事會或大會再行開會，而僅照舊作無結果的辯論。問題是掃除混亂，以便糾正剛果事態的演變趨勢。

八．一個公正及不謀私利的觀察者必然要問到下面兩個主要問題，只要問題未能充分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第一個問題是這個益見錯綜但是並不複雜的情勢中所牽涉的是什麼。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多次想作的，那就是決定聯合國所要完成的是什麼。

九．問題的性質很清楚。這個問題雖然保持其自有的地方性質，卻也屬於沒有被出賣的純粹非洲民族主義與公開或偽裝的外國控制間的鬭爭的一般範圍之內。這個情勢為非洲、中東及亞洲所有各國所熟知。在羣衆愛國意志對在新偽裝下重建或保持那種外國控制的鬭爭中看來，這種情勢就更為明顯。

一〇．情況的發展大略如下。這個簡短的敘述雖然失之簡略，卻有一說的必要。

一一．比利時如果要反對剛果的民族願望，必將引起像阿爾及利亞那樣的衝突。這種可能對比利時是極可怕而且極有害的。它同意准許民族獨立，其中卻為魯孟巴在此地發言時所說的用左手取回其用右手拿出的。那是一個假的獨立。但是剛果人民卻不以它為假的。他們要求文官由非洲人擔任及真正的主權。軍隊也作同樣的要求，要使軍官由非洲人擔任。它發生了叛變。不錯，我們聽到暴亂和不法行為的消息。對這種消息應該查明是否屬實。但是比利時傘兵不久就進行侵略，造成驚擾，並引起國際危機。剛果政府及領土籲請聯合國保護剛果的獨立、統一及領土完整。其後安全理事會通過了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 S/4387、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 S/4405 及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決議案 S/4426，對剛果提供援助，並請比利時政府迅速將其軍隊撤出剛果。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決議案“請比利時政府立即將其軍隊撤出卡坦加省……”，然而每一個人都知道直到今日，比利時軍事及同軍事人員仍然留在卡坦加，從事活動，而且卡坦加竟然自行宣告獨立。此外，大會在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大會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第二段中：

“請秘書長依照上述各決議案之條款，繼續採取有力措施，協助剛果中央政府恢復並維持剛果共和國全國境內之法律秩序，且保障其統一、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以利國際和平及安全。”

一二．但是今日的情勢如何呢？如果我們以效果來評斷事實及行動，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情勢與聯合國所追求的願望和目的及剛果人民的意志完全相反。

一三．在剛果衆議院以六十票對十九票及參議院以四十二票對二票分別通過對中央政府的魯孟巴總理表示信任之後，同日議會即被軍隊包圍。議會停止行使職權；中央政府也隨之停止行使職權。領土的統一與完整仍在危殆之中。

一四．在這種顯然反常的情況中，剛果戲劇的最引人注意的特點是凡事均反常態：倒因為果，倒果為因。內部的危機是外國陰謀的結果。這種陰謀自當初預謀作為假獨立之時就開始，以待武器及軍事人員到達，現在武器及人員仍在運入中。現在不以這些事實為一切混亂的起因，而說剛果危機是禍亂的根源。

一五．現在不圖與民選的代表們所表示的民衆意志達到諒解，反而用刺刀的力量壓制人民的呼聲。現在不照國際輿論及剛果人民之請而與中央政府合作，反而摧毀中央政府。更壞的是現在各位議員及合法當

局被禁在獄，而冒險份子們卻能自由來往，任意行動。

一六．這個黯淡的情勢已經因為錯誤、“改變”、及外國陰謀而極見複雜，內戰的威脅使這個痼性危機更加複雜。因為錯誤造成錯誤，所以現在竟要非洲士兵將鎗口對着他們的非洲弟兄，而不是共同協力制止陰謀及阻止外國武器與軍事人員進入卡坦加及其他地區。因此，現在我們除去處在坐視情勢惡化的苦境之外，還面臨兄弟可能自相殘殺的慘痛情況。

一七．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悲劇的最後一幕是輿論及民衆支持魯孟巴總理的高潮日增，以及他的外國敵人及其當地工具們用以反抗那個不斷增長的力量所已採取及擬採的步驟。

一八．在事態的現階段中，非洲國家們認為作出決定的時機已到，對於若干立場必須明確說明。下面隨手舉出的幾個例子可以切實說明我洲的精神及願望，它團結一致，反對不義及舊政權的落伍及反動性質，以及它們以新殖民主義的方式苟延殘喘。

一九．我們認為極關重要的第一個立場是在聯合國權力下的軍隊不得對表現其愛國主義的剛果人民加以干涉。

二〇：比利時傘兵及據報在卡坦加組織的客籍軍中的傭兵武裝對抗剛果人民的愛國熱潮，沒有人引為驚異。它使我們回憶到我們過去的經驗，它只是一個舊故事的重演，是自由與剝削他人二者間的衝突。但是，聯合國軍隊阻止愛國示威運動的潮流，而不去消滅在卡坦加及其他地區的比利時軍事及同軍事人員與傭兵，卻是荒唐和矛盾的。首先，此間有喪失聯合國軍所代表的理想的危險。聯合國進入剛果的唯一理由是保障民族自由的原則，機關的法律地位，實行尊重民選代表們所表示的民衆意志，執行聯合國代表與合法中央政府當局間的協定。在合法機關因武力行為而不能行使職權時，在人民的意志是恢復本來是人民意志所產生的自由及法治時，聯合國對愛國示威運動者進行干涉是可以的嗎？是能够理解的嗎？尤其是這種態度可能使聯合國所已陷入的矛盾更見擴大，因為聯合國自稱它無權以它的軍隊制止逮捕議員及閣員，制止封閉議會，阻止分裂運動，或阻止迄今為止大批湧入剛果的外國武器及外國軍事與同軍事人員入境。它說不管武器與外國傭兵的來源如何，這種行動等於干涉剛果的內政。但是在正義激動人民的良知時，在犧牲的精神鼓動人民，使他們對混亂、非法及外國陰謀

表示不滿時，就不是干涉剛果的內政了。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極大的矛盾，而且是走向錯誤的矛盾，因為它可能引起手足相殘的行為。

二一．第二個立場也必須明確說明。它關係到魯孟巴總理的被捕與下獄，以及他所受的無可寬恕的待遇。魯孟巴總理代表他的人民的理想。因此世界輿論益見認識他為什麼成為他的外國敵人及其當地夥伴如宗貝及其爪牙們的特別目標。我們本身在摩洛哥的經驗，以及所有非洲及亞洲民族主義擡頭的各國的經驗證明了殖民主義者在接近敗亡時，他們就迫害愛國主義者，以為牢獄、放逐及暴行可以改變歷史的途徑，壓制民族願望，或抑制愛國主義者的勇氣。這是一個錯誤的判斷，它引起相反的結果；而且錯誤因其本身的性質，引起其他的錯誤，可能產生一個更嚴重的錯誤，結果造成全面叛亂。

二二．但是因為不義是盲目的，我們不能了解剛果聯合國軍在面臨這些危險事件時，為什麼束手無策。魯孟巴總理所受的不人道待遇引起了人民對劊子手的憎恨。經驗所示，對人民的代言人們肆行的羞辱及暴行到最後差不多總是受到沒有憐恤的報復；其所引起的混亂將達不可收拾之境。

二三．因此不可能不指出在聯合國目睹之下，合法政府的代表們被逮捕虐待，而不服從國家憲法及合法政府的人們卻可以自由，甚或成為劊子手。

二四．這種錯誤的觀點為一切殖民地控制政權所共有，它們以為逮捕及虐待一個領袖即可恢復法律與秩序，它也是現在蔓延剛果的內戰的原始起因。如果負有維持法律與秩序的責任的聯合國不履行它的任務，不運用它的勢力釋放魯孟巴先生，它將同負這種錯誤觀點的責任，這種觀點主要是錯誤的判斷，充滿了像叛變與內戰那樣的危險後果。但是我們認為聯合國的威望與道義力量有無窮的價值。我們所極端關心的是不容有任何事件破壞本組織在世界各地的有益行動及範圍。

二五．第三個立場也必須加以說明。現在已經可以確知如果圓桌會議中沒有魯孟巴總理參加，即無價值。他的勢力很大，這可以從他的政黨掌握剛果議會多數議席及票數的事實中見之。這個勢力又因他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他所忍受的暴行，他所表現的堅毅，以及他對他的理想的誠信而日見增長。我們可以確信任何大小會議如果沒有魯孟巴總理參加，必將失敗。國際輿論逐漸確信此項事實。在此方面，與許多其他方

面相同，非洲各國的經驗是愛國領袖們的威望和力量得於民衆支持，而不是得自他人的金錢，他們要經過一個困難艱苦的時期，但是最後仍將由反對他們的人們請他們協力解決危機。

二六．因此，高明的辦法是從歷史的教訓中所得正確的結論，趕上事態的演進。當然，煽動者在被事實情況壓倒以前，是不容易了解這一點的。但是聯合國必須能高瞻遠矚。

二七．此外，以一個非洲國家爲中心的任何問題現在均被認爲有關整個非洲的一般問題。各國人民是互相依賴的。團結與自由爲整個非洲所必需。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即令外國陰謀能使主張新殖民主義者及其傀儡們能够取勝一時，其他非洲各國人民感覺到他們與各兄弟民族的非洲大團結，必將不斷努力，直至剝削與不義終被推翻，真正自由終告勝利爲止。現在逐漸不許可並且不可能有一個覺醒的非洲民族而不關心其同洲的兄弟民族的命運。

二八．最後，在世界各地，新時代與舊時代不同之處是人民意志的勝利。過去由政府領導人民，使人民接受各種政權及同盟。現在的情況改變了，因爲人民產生，指導並支持政府。在中東及其他地區的一些政府違背其本國人民的意願而接受政權、同盟與公約時，人民的意志到最後總能推翻那些政權和政權的代表們。這是全世界各地歷史的自然過程。剛果當然不會是例外。它的居民也是和你我相同的人。總而言之，邏輯與經驗兩者都證明了如果沒有魯孟巴總理，關於剛果民族的現在與將來的任何決定，均不能有任何長期價值。

二九．問題的第四個方面亦須着重指出。這是比利時人在盧安達烏隆提的行爲及在軍事上利用該領土。分析剛果的情勢，顯然可見比利時決心要在虛偽獨立的偽裝下，保持它對這個非洲國家的有效控制。因此除在剛果本國領土境內進行侵略性的軍事干涉外，比利時當局非法使用鄰近的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作爲對剛果進行侵略的基地。比利時企圖否定此說的聲明，除比利時人外，不能再欺騙任何人，這是很危險的，它有許多原因。比利時人在盧安達烏隆提也爲了殖民制度性質的理由，製造陰謀，該地的輿論可能起而反抗對該國以及對鄰邦剛果的威脅，這就會增加盧安達烏隆提境內危機四延的可能。

三〇．關於這個託管領土的最近消息不能使我們安心。我們希望聯合國的主管機關能够進行調查。比利時在它僅負管理之責的領土內濫用權力，使它在聯

合國的心目中成爲應受責備，並使本組織的權力及威望再受威脅。並且比利時當局的這種行動不可能在國際水平上置之不理。

三一．一俟調查完畢，比利時必須對聯合國有一個交代。比利時利用該託管領土作爲軍事基地的意向已引起疑慮，因而促使大會通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一五七九(十五)。因爲這一切因素，聯合國的消極態度益見嚴重。比利時在盧安達烏隆提的不正當及片面行爲值得特加調查，我們希望不久即可進行。我們曾屢次指出只有在安全理事會明確授權下的有力行動方能限制比利時在剛果侵略的危險，不管這種侵略採取何種方式與自何方發動。

三二．摩洛哥政府視剛果問題爲一個非洲問題。它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一個兄弟國家對另一個兄弟國家的態度。就聯合國而言，我們認爲比利時的侵略雖然危險及無可寬恕，卻可以對本組織提供機會，以便證明它的價值及效力，在鞏固國際法律與秩序的任務中有所進展，限制侵略，干涉陰謀及對外國領土獨裁的行爲，以及加速歷史的過程，以求建立生活在和平與安全中的國際社會。我們曾力圖協助聯合國防止冷戰擴張到非洲，鞏固這個建設、和解及積極的中立主義，並使法律與秩序的思想勝過勢力範圍及弱肉強食的思想。我們的道義指導是團結與世界一家的原則。

三三．像摩洛哥這樣的一個小國在遭遇到剛果境內混亂、紛擾及違法犯紀這種痛心失望的情況時，它能够作些什麼？它能够採取何種態度來解決僵局？像我們這樣的一個國家在它的軍隊爲一個共同理想服務，而政府及軍隊卻面臨良知的危機，一再處於進退維艱、混亂矛盾的情勢中時，要我們怎樣辦？

三四．摩洛哥在這方面的態度已由它的國家元首莫哈默德五世國王陛下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至七日在卡薩布蘭卡舉行的非洲獨立國家會議開幕詞的演說中，明確說明。我引述這一篇演說中的話：

“剛果人民由於他們的鬭爭、他們的政治成熟，以及其他非洲各國人民的支持，在去年七月一日恢復了他們的獨立。

“非洲各國人民以極大的歡欣歡迎剛果參加自由國家的社會，他們也抱有極大的希望，期待仍在殖民主義控制下的那些國家及民族迅速解放。

“不幸爲日不久，烏雲即已密集。剛果政府遭遇到許多嚴重的問題，它們都是殖民主義在每一個活動部門中故意造成的真空的直接結果。此外，

該國政府又遭遇到嚴重威脅剛果新獲得的獨立及破壞該國生存的陰謀及詭計。

“事實是以直接統治及絕對控制為基礎的傳統方式的殖民主義，我們自己身受的殖民制度，到今日仍然不肯承認失敗，不肯承認改變了的情勢。這種舊方式的殖民地控制現在頑固堅持，企圖以剛果為一個新的及更壞方式的殖民主義的試驗。在這個企圖中，有關的殖民國家採用最險惡的辦法，以圖恢復其過去的權力，那就是故意鼓勵分裂運動，以求使國家分治並削弱民族團結，建立傀儡政府，以便打開殖民主義者取得管制的途徑，並在自由及獨立的偽裝下，較過去更甚地取得政治、經濟及軍事特權的利益。

“剛果政府採取了很明智的行動，在去年七月十二日向聯合國提出呼籲。我們贊成這個政策，因為我們堅決相信聯合國是有能力解決剛果與其舊殖民地統治者間的現有衝突的機關。

“我們並且希望為這個問題採取的那種方式的解決辦法能夠成為其他尚未解決的殖民地衝突的解決辦法的良好先例。

“我們期待聯合國在非洲其餘各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中擔任領導的任務，擔任一個不負人類熱望、聯合國履行其解決世界紛擾及衝突的重要使命的任務。

“在我們收到剛果總理魯孟巴先生的呼籲，其後繼之以聯合國秘書長請求參加實施安全理事會關於剛果問題的決議的要求時，我們今日參加這個會議的人會立即響應，無所遲疑。我們這樣作是遵守我們對聯合國的義務，忠於非洲團結的諾言，並抱有在新殖民主義方告興起，尚未能傷害我們已解放各國政治體制以前即予撲滅的目的。我們採取這種行動，俾使非洲避免成為國際交易的目標、衝突及鬭爭的場所。

“我們所負責執行並因此遣派我們的軍隊及技術人員前往剛果的任務只有一個單純的目的，這就是鞏固剛果獨立、保障其領土完整，並協助其合法政府解決每一個新獨立國家所共有的那些問題，克服殖民國家所故意造成的許多困難。

“事實上，剛果問題對聯合國提供了一個機會，和平而有效地使世界免除舊殖民地制度及新殖民主義所造成的那些禍害。它是剷除人剝削人的慘禍的機會。

“我們對聯合國的使命及國際合作的利益具有信心。我們決心努力剷除一切方式的殖民地政權，及經由聯合國和緩國際緊張局勢。因此我們自動而且無保留地聽候聯合國驅使。

“我們這樣作是具有誠意的，目的為剷除整個殖民地制度及種族隔離制度。我們願意支持聯合國履行廣泛的使命，使正義與民主得告勝利，一切民族能够在平等的地位上站在一起，使得天較厚者能够援助貧乏者，發展先進者能够援助發展落後的國家。

“我們要求各國除去為和平、福利及真正合作外，不組織集團。這些原則不僅是我們的原則，而是生活在類似的經濟及社會情況下的所有其他各國人民，代表世界絕大多數人民的各國所共有的原則。

“在軍事部隊及技術和行政人員到達剛果，在聯合國的旗幟下服務時，他們在當地見到有一個合法政府，代議機關已在工作，人民也絕對決心建立完全主權，以求參加不斷增長的非洲解放行列。

“他們所有的唯一衝突是一方為剛果人民，一方為帝國主義的衝突。

“當時一般相信許多世紀來控制非洲的那些國家們已經認識世界已有改變，帝國主義及其表現已成過去，代之者為依據博愛、友好及相互尊重原則從事積極努力，以求平等、容忍及合作的新時代。

“不幸情勢急遽惡化，一種新方式的殖民主義擡頭，它採用了不同的偽裝和新方法。它顯然表現了舊殖民地政權放棄它公開的行政及政治控制，只是一種手段，用以保全它的經濟特權，保持它的戰略原料，維持它的軍事基地，增加它在國內的傀儡的數額。

“各殖民國家當然團結一致，反對新興國家。世人悲痛憤恨地看到剛果的領土統一遭受破壞，看到在許多省內建立傀儡政府，對得有議會及人民充分信任的全國政府進行反抗的分裂運動卻得到鼓勵。其後繼之以逮捕剛果總理魯孟巴先生。它遭受了兇暴羞辱的待遇。內戰爆發；人民遭受饑饉。

“各方期待聯合國在面臨這種對剛果人民及獨立的悍然侵略時，將採取有力的行動。事實上，

聯合國有執行其決議的權力，也有在當地執行決議的工具。此外，剛果政府向聯合國提出了呼籲，剛果人民將他們的信賴與希望寄在聯合國行動上。聯合國軍隊及民事人員到達剛果時，被視為救星，獲得熱烈的歡迎。

“聯合國未能以適合其義務的方式處理這個情勢，而且未能實施其本身的決議案，我們深感遺憾。

“結果剛果合法政府被剝奪了它與世界其他各地保持接觸的權利及對剛果輿論發言的工具；而在另一方面，殖民主義者卻能夠廣播反對合法政府的宣傳、空運金錢、武器及教練人員到分離運動者的軍隊所佔領的機場。這一切事件發生於聯合國代表目睹之下。

“這種態度進而鼓勵了殖民主義者繼續他們的活動，因而殖民主義統治又回到剛果，再度當權。於是聯合國就背離了它所承擔的使命中的任務規定。如此，聯合國自己陷入了嚴重的考驗，將要削弱它的威望，破壞世人對它的信賴，甚且威脅它的生存。

“在這個時候，我們對世界人民，尤其是各國元首及負責世界政策的人們的良知發出呼籲，請他們鄭重考慮聯合國因為背離其真正任務而致陷入的現有危機。

“我們提醒他們國際聯合會在一九三六年未能制止對衣索比亞的侵略和對‘既成事實’屈服所遭受的悲慘命運。我們發出此項呼籲的唯一目的是因為我們深信聯合國的存在為人類福利之所必需，也因為我們忠於它的崇高原則與宗旨。

“我們的熱烈願望是得見聯合國仍為所有各國集會發言的場所，為促成所有各國人民間了解合作的因素，為保障真理正義的因素及對一切方式的控制與壓迫進行抵抗的工具。我們深信聯合國的失敗將構成對世界的最嚴重危機。在最近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辯論之後，這種危機更見明顯。不管危機嚴重及剛果情勢的一般惡化，這些辯論未能產生積極的決議。

“由於剛果國家崩潰分裂，其憲法體制及代議機關無法活動，合法政府被推翻，總理被強行扣留，內戰及饑饉更見擴大，情勢之嚴重，日見明顯。我們面臨這種情勢，鑑於一切這些最嚴重的發展，我們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二日決定自剛

果撤退過去交由聯合國指揮的全部摩洛哥軍隊。我們採取這種決定，以便避免捲入違反剛果人民利益的政策，與非洲解放運動相矛盾，公然違反聯合國決議案及與我們的良知及理想絕對相反的政策。

“我們拒絕在剛果事件中袖手旁觀，並為求防止獨立的非洲各領土受新殖民主義之害計，我們認為鑑於我們的共同願望，必須集會一堂，檢討剛果的情勢，規定糾正這種情勢的共同行動路線，並設法使聯合國忠實履行它在響應剛果合法政府的呼籲時所承擔的任務。

“第一個目的應該是首先恢復合法權力、代議機關及組織的正常工作。這可以使議會再行履行它的任務，合法政府再行執行它的權力。一切政治犯均應釋放，尤其是享有豁免權的議員們，特別是魯孟巴總理。

“我們還要提議將現時威脅治安及安全的所有武裝幫夥解除武裝。為保證這些措施成功並使聯合國履行其在剛果的任務計，所有各國應該停止對叛徒們提供任何方式的援助。此舉的目的為保持剛果的領土完整及保證治安及公眾安全。

“在另一方面，撤退駐在剛果領土任何部分的全部比利時軍隊的工作，應該加速進行。此項撤退應該完全徹底，應該照聯合國決議中所規定的自軍事基地開始。全體比利時平民應該解除武裝，這也是絕對必要的。對一切分離運動均應加以譴責。一切有害剛果領土統一的行動均應停止。”

三五．卡薩布朗卡會議在它的討論過程中通過了關於剛果問題的下開決議案：

“卡薩布朗卡會議係由摩洛哥王國國王莫哈默德五世陛下召開，由下列各國元首組成：

“摩洛哥王國國王莫哈默德五世陛下，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總統納賽爾閣下，

“迦納共和國總統恩克魯瑪博士，

“幾內亞共和國總統杜雷閣下，

“馬利共和國總理蓋達閣下，

“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理阿巴斯閣下代表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

“利比亞聯合王國外長阿南姆閣下代表國王依德里斯一世陛下，

“錫蘭全權大使貝利拉閣下代表錫蘭總理，

“業經審議剛果情勢，

“一．宣佈參加會議之各國政府各將其置於剛果聯合國行動指揮部指揮下之軍隊及其他軍事人員撤回之意願及決心；

“二．重申其承認一九六〇年六月三十日成立之剛果共和國民選議會及依法組織之政府之本旨；

“三．確信聯合國軍隊駐防剛果之唯一理由爲：

“(a) 響應剛果共和國合法政府之呼籲，聯合國係應該政府之請求決定設立其行動指揮部；

“(b) 實施安全理事會關於剛果情勢之各項決議；

“(c) 保障剛果共和國之統一與獨立，並保持其領土完整；

“四．促請聯合國立即採取行動，俾得：

“(a) 解除莫布土之非法夥幫之武裝，並解散之；

“(b) 釋放繫獄或被扣之剛果共和國議會及合法政府之所有人員；

“(c) 重新召開剛果共和國議會；

“(d) 自剛果境內撤除一切比利時及其他外國軍事及同軍事人員之不屬於聯合國行動指揮部者，不論其採用何種名義或偽裝；

“(e) 將現時非法不准剛果合法政府使用之一切民用及軍用機場，廣播電台及其他設備交還該政府；

“(f) 防止比利時利用聯合國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作爲直接或間接對剛果共和國進行侵略之基地；

“五．決議如遣派聯合國行動指揮部駐守剛果共和國所依據之宗旨及原則不能實現或遵守，出席本會議之各國保留其採取適當行動之權利。”
[S/4626 and Corr.1.]

三六．這一切證明了安全理事會所規定的聯合國行動的宗旨在實際行動中完全被拋棄了。摩洛哥贊成這些宗旨，並遣派摩洛哥軍隊參加，對聯合國行動有所貢獻。但是它不再能讓它的軍隊執行一種與過去議定者完全相反的政策。事實上，我們的責任不是反對

任何違反安全理事會及大會各決議案的文字與精神的危險行爲嗎？

三七．現在的情勢是與領土統一及完整的原則相反，該國益見分裂。比利時當局在聯合國目睹之下，仍然爲所欲爲，就在今天我們聽到轟擊馬羅羅鎮的消息，利凱准將 (Brigadier Rikhye) 稱之爲“可怕的罪行”。殖民主義爪牙的武器日增，人民選舉的代表們成爲獄囚，受到侮辱及虐待。任何愛國主義的表現均受壓制，但是外國人和他們的傀儡卻能够完全自由示威。一切議會討論均被禁止，但是在聯合國目睹之下可以自由使用武力。對於在卡坦加省招募客籍軍之舉，不加反對，而我們的軍隊卻要爲卡坦加及他省採取行動。比利時軍官們公開地進行他們的活動，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的各項決議案成了具文。大會的決議被置之不理，關於剛果問題的任何審議均無限期延期舉行，以便讓一個和解委員會設法造成較好的氣氛；但是這種無可理解的態度反而使情勢更見複雜。

三八．多多少少直接並公開有關並單獨或經由其當地機構設法結束剛果悲劇的各大國有什麼秘密，我們不知道。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這就是凡不是人民意志的結果及表現的任何政策，遲早必將失敗。不管人民所要的是何種政體，主要的問題是人民的要求。任何旨在分裂剛果或建立傀儡議會的外來或命令的政策只是浪費時間。

三九．摩洛哥是一個非洲國家，將繼續履行它作爲非洲社會及亞非社會的一份子的責任。它直接關切剛果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頗爲明顯，只有造成剛果悲慘情勢者反對這些辦法。摩洛哥爲聯合國這個國際社會的會員國，與所有其他會員國共同負有國際和平的責任。

四〇．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若干月來，剛果共和國的情勢若不是聯合國工作中唯一的中心問題，卻也是其中心問題之一。大會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它也列在第二期會議的議程上。它爲第四緊急特別屆會所討論的問題，在安全理事會討論這是第九次。

四一．在這個時期中，每一個國家對這個問題的態度表現得十分明白，不但可以見之於正式宣言，而且也可以見之於實際行動。

四二．我們大家都知道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間對現時剛果令人極感不安的情況的起因，意見大有不同；但是對於情勢的一般性質，現在似有若干同意之處。我

們聽到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中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錫蘭兩國代表，以及非理事會理事國的亞非國家馬利及印度代表，與適纔發言的摩洛哥代表的陳述，可以看到對於剛果現有情勢的許多主要方面，頗有意見相同之處。

四三．首先，我相信沒有人可以否認該國的國內政治情勢更見嚴重，和平解決剛果問題的希望更見渺茫。在合法議會及其所設立的政府因外國干涉而不能活動，以及其很大一部分領土的權力被一小羣不負責的親比利時份子依賴同一外國援助組成的武裝夥幫所強佔以後，那個非洲新國家陷入了極端嚴重的情勢，遭致了完全經濟崩潰。剛果的現有情況是全然不能容其存在的，但是問題又因它顯然有更見惡化的趨勢，所以更見複雜。

四四．第二，剛果共和國領土內仍然有比利時的軍事、同軍事及民事人員，這就是在剛果初告獨立時攻擊那個非洲新國家及以它的行動造成現有的國際及剛果境內危機的那個國家的國民。

四五．舊比利時政權重回剛果及比利時於事實上佔領卡坦加省均經秘書長剛果特派代表達亞爾先生(Mr. Dayal)第二次進度報告書〔S/4557〕中承認；現在一九六一年初，在秘書長於二月一日安全理事會〔第九二八次會議〕中的發言及其他在理事會中發言的各代表們的陳述中，差不多也承認了比利時人在剛果，尤其是在卡坦加，佔有控制的地位。

四六．蘇聯政府深切確信比利時在剛果的行動自始就構成明顯的侵略，有時是公開的，有時略加掩飾。但是比利時殖民主義者企圖改變非洲歷史潮流的瘋狂努力是注定要失敗的。比利時在若干軍事上及經濟上更為強大的國家的援助，以及它在統治剛果及盧安達烏隆提的八十年中所扶植的一小羣親比利時領袖們的服務之下，可以在短時間內這樣作；但是到末了終將使殖民主義者必不可免的最後失敗更見慘烈。

四七．第三，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及二十二日及八月九日的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差不多被聯合國的執行機關棄置一旁，我們現在面臨着聯合國無能為比利時侵略剛果所造成的嚴重國際危機求得和平解決辦法的事實。

四八．錫蘭代表在上次會議中發言時詳細說明了所有聯合國剛果“行動”的歷史，確切描述了如何未能履行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中所明白規定的主要任務。

四九．這一切的結果是安全理事會在討論剛果情勢時，若干次證明了不能採取任何有效決定，儘管在去年七月及八月中，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對剛果問題的態度雖有相當差異，卻能求得若干協力行動的基礎。但在其後理事會的若干理事國採取無保留支持侵略者對剛果人民自己設立的剛果民族政權的攻擊的態度，成為攻擊剛果合法政府與議會的直接共犯，並為該地無法律及恐怖制度的保護者時，在秘書長及依據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派往剛果的軍隊的指揮部益見背離那些決議案中所載的決議時，這種基礎就消失了。

五〇．這一切的結果是如摩洛哥代表明確指出的，使聯合國的威望大為降低，使人益見猜疑在剛果以它的名義進行一切行動，這一點可由許多國家不得不決定自聯合國指揮部撤回它們的部隊的事實作為明證。事實上，這顯然構成了對剛果“聯合國軍”指揮部及對聯合國秘書長本人的不信任票，因為秘書長是負該指揮部一切行動的全部責任的人。

五一．我們知道，應安全理事會之請，遣派軍隊赴剛果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摩洛哥、印度尼西亞及許多其他國家曾時常提請注意“聯合國軍”指揮部違背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的事實，並強調這些軍隊派往剛果，是應剛果共和國合法政府的請求，以便協助它保持該共和國的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但是，“聯合國軍”指揮部及秘書長容許該政府及剛果議會遭受驅逐，容忍比利時佔領卡坦加及建立莫布土武裝夥幫的政權，顯然證明了他們不願接受警告，因而造成了許多國家的政府很有理由地不願再行承擔或分負剛果今後事態發展責任的情勢。

五二．秘書長在二月一日安全理事會會議中的發言只是新的證據，證明不實施世人所知的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及比利時繼續干涉剛果內政是該領土情勢急轉直下繼續惡化的主要原因。但是，從秘書長所說的話看來，過失卻在安全理事會，而且尤其“應該由各會員國政府及剛果各領袖負責”。唯一無罪、沒有錯、沒有歪曲他所收到的指示的人是秘書長本人。他也未見在他手下的“聯合國軍”指揮部犯了任何罪過。這都是聖人。對問題採取這種態度，我們不是很明顯地不可能期待他糾正剛果的情勢嗎？

五三．蘇聯政府在過去和現在都認為和平解決剛果問題的主要條件是徹底制止以任何偽裝出現的比利時侵略，因為對侵略者不加懲罰的政策實際上就是鼓勵侵略的政策。這個條件在今日仍然極為迫切，因為

剛果來的消息證明了比利時並未減少其對剛果共和國的顛覆活動，而相反地加強了它的活動。

五四．僅僅兩個星期以前，安全理事會審議了比利時對剛果共和國進行有計劃侵略行為問題，以及比利時政府為侵略目的使用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因而侵犯該領土國際地位的問題。比利時的行為所引起對和平的威脅，極為明顯，連它的直接盟邦都不能否認這些事實，或投票反對載有對比利時嚴加譴責的決議案。

五五．人們以為在這樣嚴重的失敗之後，比利時政府當能順從理智的呼聲，以及安全理事會對它提出的進一步明白警告；但是這竟又不然。比利時政府和今日一樣繼續其對剛果共和國的殖民主義政策。在最近幾次安全理事會中所作的陳述之後，無需再提其他的證據以證明此說。甚至聯合國秘書長也承認此項事實，人們總不能說他受蘇聯代表利用吧。當他說“外來干涉又以更巧妙的，但是同樣危險的新方式重新出現”於剛果時，我們顯然沒有理由說他張大其詞。

五六．固然，秘書長雖然似乎很奇怪地在他的發言中全然沒有提到比利時，但是字裏行間的意義，不難明瞭。供宗貝及莫布土使用的比利時飛機，由比利時飛行員駕駛，轟炸了合法政府管轄的地區。比利時飛機最近運輸了莫布土的傘兵部隊到東方省的北部，在巴索科及布達兩區進行軍事行動。比利時直接參加這種飛行的證據是在一次飛行中，為宗貝服務的比利時飛行員范但姆陣亡。莫布土在一月三十一日雷堡市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中公然宣稱他的武器“完全來自比利時”。

五七．但是“聯合國軍”指揮部及秘書長為什麼容忍這種情勢存在呢？他們不是有責任制止比利時及莫布土違反安全理事會及大會各決議案的這些非法行動嗎？從哈瑪紹先生的二月一日發言中可以看到他企圖為他自己辯護，說他“迄今為止，未能在決議案中找到採取有效對策的充分法律根據”。然而我們知道當“聯合國軍”指揮部在剛果合法中央政府抗議之下，佔領雷堡市省所有機場及廣播電台時，秘書長卻能為這些無理由及不公平的措施找到所謂法律根據。而現在宗貝及莫布土兩個非法政權直接違背安全理事會及大會各決議案，自比利時收到軍械、飛機及軍官時，秘書長卻找不到制止這些行為的法律理由。這不顯然是對這個問題意存偏袒嗎？

五八．因此比利時政府儘量增加它在剛果境內的軍事人員的數額，他們採用各種顧問及教練的偽裝，在宗貝的傀儡軍隊及莫布土的武裝夥幫中服務。它也採取積極步驟，建立一個“客籍軍”，供在剛果共和國領土內進行征討行動之用。在這方面，它最近大大加強了比利時境內的特別中心的活動，招募“志願軍”，參加對剛果人民的武裝干涉。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奧地利斯科爾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報導一批“志願軍”乘定期班機到達伊利沙白市時稱：“上週內到達的志願軍在一千人以上，他們均來自招募中心布魯塞爾”。

五九．我們在二月一日得悉秘書長駐剛果軍事顧問利凱准將正式承認宗貝的陸軍及空軍中有一個由白種“志願軍”二百人至三百人組成的“客籍軍”，另有一百四十名比利時軍官及軍士不在其內。據一月三十日的法國“世界報”載，聯合國代表稱“卡坦加省憲兵五百名，由比利時軍官二十五人率領，空運至卡坦加省極北端之基阜省邊界”。利凱准將稱這一切為極不好的發展。但是問題是：為什麼“聯合國軍”指揮部及秘書長在整個事件過程中容許這種極不好的發展呢？他們不是應該負責保證在剛果促成從和平的觀點說是好的發展嗎？

六〇．比利時政府從安全理事會中最近關於盧安達烏隆提問題的辯論，並未得到教訓。比利時政府雖然正式聲明它不擬再准許利用盧安達烏隆提對剛果共和國作不利行動，但是該政府急忙地遣派新的部隊，包括傘兵在內，前往盧安達烏隆提。數日前有比利時軍隊兩營倉猝空運到該領土，其表面的目的為“保護”該領土與剛果的邊界。報紙的報導說一個比利時部隊，擁有吉甫車十輛及火箭武器，將於“聯合國不能保護該地區的白人時”，自盧安達烏隆提越界進入剛果共和國的基埠省及東方省。

六一．在安全理事會開會審議比利時濫用管理當局權力的問題時，比利時出席聯合國代表羅里丹先生（Mr. Loridan）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一日的“說帖”〔S/4621〕中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保證，謂“比利時政府向來無意以在該託管領土維持法律與秩序的比利時軍隊作該領土境外行動之用”。

六二．然而我們最近得悉有一隊比利時兵又出現於剛果境內。這一次羅里丹先生卻要我們相信這一隊兵迷失了路途。

六三．一月三十一日的文件 S/4656 中稱比利時政府要求提出關於“原駐盧安達烏隆提，後因誤入剛果共和國境內以致被捕的比利時兵八名的命運”的消息。各位可以看到他們只是到剛果共和國領土內散步。他們顯然是在羅里丹先生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我所引述的保證後二日去散步的。

六四．最後，沒有人能够懷疑比利時在籌劃對剛果共和國各主要民族領袖進行新罪行中所負的真正任務。我們知道剛果共和國總理魯孟巴及其他兩位著名剛果政治家，參議院議長奧吉多（Joseph Okito）及穆波洛（Maurice Mpolo）部長，橫遭莫布土的武裝夥幫逮捕，自非法拘捕他們的雷堡市區送往卡坦加境內的監獄，剛果合法政府的首長及他的兩位顧問被無情地痛打，並遭受各種侮辱。

六五．全世界都知道將魯孟巴、奧吉多及穆波洛送往卡坦加境內實在就是將他們直接交給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因為卡坦加是在比利時佔領政權之下，它的一切事務事實上均受比利時殖民地政府及其扶植的宗貝管理。馬利代表在上次會議中很清楚地說明魯孟巴實際上是被賣給宗貝和他的比利時主子。

六六．對剛果人民的民族領袖們的這個新罪行是對聯合國的又一次公開挑戰，它顯明暴露了比利時殖民主義者，他們的北大西洋組織盟邦，及他們的傀儡們的真正目的，清楚表現了剛果現有制度的性質及其支持者的面目。

六七．現在我們大家顯然可見只要有“殖民主義第五縱隊”留在剛果境內，只要這個“第五縱隊”未被完全消滅，就不可能保證那個新共和國的獨立不受比利時的侵害。

六八．如果這種情勢繼續下去，剛果和平的前途如何呢？沒有疑問地，剛果的情勢將更見惡劣，該國各地區的武裝衝突將更趨激烈，剛果現有危機對和平的威脅將更大。

六九．在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的會議中，蘇聯代表團時常發出警告，認為由於莫布土及卡沙扶布政權在若干大國於安全理事會及於大會中加以支持之下所進行的不公正行為，剛果情勢必將趨於惡化。當時顯然有人懷疑事實是否會如此，但是事實已經證明了我們的警告是有理由的。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及其傀儡們在卡坦加及雷堡市的勢力日見增長，剛果各民族領袖尤其是其合法政府首長魯孟巴遭受非法拘捕，以及這些

人在事實上被送入舊殖民地政府的手中，必然會如我們所看到的，引起剛果人民的廣泛抵抗運動。這是必然的，因為魯孟巴和他最親近的戰友們，如在安全理事會中發言的所有亞非各國代表們所證實的，代表了廣大剛果人民羣衆的利益，不像宗貝、莫布土及卡沙扶布靠着殖民主義者的協助，方能保持政權。甚至秘書長也不得不在他致卡沙扶布的信中承認魯孟巴是這樣的一位人物，如果沒有他的參加，剛果就不可能有長久的政治解決辦法。俗諺說：“遲作總比不作好”。

七〇．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在維持現有的卡沙扶布、莫布土及宗貝政權的基礎上達成解決剛果問題，能有具體結果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七一．卡沙扶布及莫布土政權是比利時人與其盟友們建立的；它是非法建立的，沒有諮詢剛果的人民或合法議會，而是違反他們的意願，強迫他們接受的。有些國家的代表們企圖採取一種態度，認為卡沙扶布先生現在是國家正式元首，所以凡是同意的都是好的，這是於事無補的。只有故意不正視剛果的事實情況的人方會採取這種態度。

七二．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剛果現政權完全依賴莫布土控制的武裝部隊。充分享有西方國家信賴的秘書長及其駐剛果代表承認這些部隊是比利時人及其他殖民主義者所組織及武裝並維持其存在的。爲了這個原因，卡沙扶布及莫布土政權得不到廣大剛果人民羣衆的支持，解散了該國依照憲法成立的代議機關。

七三．宗貝的政策無人不知，卡沙扶布及莫布土竟圖與他成立共同戰線，這是極可重視的。每一個人自始就認識宗貝是一個比利時傀儡，僅爲比利時及其支持者的利益服務。今日卻成立了一個宗貝、卡沙扶布及莫布土的共同陣線，遵行宗貝的政治原則，這就是事實上瓜分該國、廢止剛果的土地完整及獨立，重建舊比利時政府及其爪牙的權力。

七四．國家正式元首的行動通常當然是每一個國家的內政問題，因而不是安全理事會所能檢討的問題。但是剛果的情況特殊，性質複雜。剛果境內駐有“聯合國軍”，其任務爲保證該國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並維持該國的和平與安全，以待剛果保安部隊能够自行執行那種任務。一個人的行動如果破壞其本國法律，協助建立一個恐怖政權，因而促成該國的國內武裝鬭爭，使該國分裂並喪失其政治獨立，使剛果與其他非洲國家及與聯合國的關係急遽惡化，這一切行動就構

成不僅是對非洲而且是對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的罪行，安全理事會就不能不管。

七五．關於這一點，必須記得剛果現政權是以宣告使魯孟巴總理及卡沙扶布先生所謂中和無害時開始的，直到卡沙扶布先生簽名認可莫布土幫衆的一切非法行為之後，卡沙扶布及莫布土的二頭統治方告成立。

七六．剛果事況的整個過程確實證明了卡沙扶布及莫布土政權如果沒有比利時或其他大國的直接援助，就沒有掌握權力的機會，甚至在得有這種援助之下，它仍然益見動搖不穩。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卡沙扶布及莫布土要把合法政府的總理魯孟巴交給比利時人。他們認為他在那裏比較安全。他們不能依賴他們的軍事防衛即莫布土的武裝部隊來抵禦民族軍隊的攻擊。魯孟巴先生拘押所在的臺思市兵士叛亂的結果幾乎將他釋放。

七七．這個政權現在企圖獲得“聯合國軍”的支持，甚且企圖敲詐聯合國，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卡沙扶布先生在他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致秘書長函〔S/4643，第一節〕中說，如果“聯合國軍”不保護他，使他不受剛果人民必不可免的報復，他就要“在聯合國以外求取這種援助，不管有使衝突成為國際化的明顯危機”。這實在是一個矛盾的情勢。踐踏應由“聯合國軍”努力保全的一切體制的政權現在卻要這個軍隊保護它，俾得阻止在剛果恢復真正法律及秩序。秘書長在他和卡沙扶布先生的討論中，沒有堅決拒絕這些非法要求的勇氣或手段，而僅在他的一月二十九日覆函〔同上，第二節〕中“保留他的態度”，我們對此，只能表示驚異。

七八．但是在他的二月一日在安全理事會的發言中，秘書長曾在某種範圍內顯露了他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他將作殖民主義者的直接工具的人與代表剛果人民的愛國主義民族力量的人視為處於同等地位。

七九．關於這一點，應該記得的是在比利時侵略者扶植的那些人如宗貝及莫布土均無任何軍事力量時，“聯合國軍”拒絕對合法中央政府提供任何軍事援助，以便對付他們，雖然當時顯然可以很快地提供這種援助，也一定可以防止其後事態的惡化。

八〇．供給雷堡市及伊利沙白市的武裝夥幫的武器，供應及金錢雖然很明顯地是來自外國，派往該國協助合法中央政府的聯合國軍隊卻未對該政府給予援助。

八一．現在於秘書長及“聯合國軍”指揮部縱容之下，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及其部下堆積了益見增多的軍

事資源；在二月一日的秘書長發言中，他企圖將一方為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及其部下，一方為在最困難的情況下繼續領導剛果人民爭取該國自由及真正獨立的愛國民族力量的剛果共和國合法中央政府領袖們及其支持者，視為處於同等地位，用同一標準評論這兩方。

八二．如果這就是秘書長在他的一月二十九日函中所保留的態度，並不是該函作者的光榮。

八三．問題的另一個方面也需要提出。在殖民主義者與“聯合國軍”指揮部串同在剛果設立的非法及恐怖政權之下，秘書長在二月一日曾經提到，現在正在剛果的所謂和解委員會的活動，能有任何積極意義與效用嗎？各位都知道當時蘇聯公開支持遣派這樣一個委員會前往剛果的提案，認為這可以構成走向和平解決剛果問題的一個步驟。

八四．我們當時在大會中說在和解委員會尚未前往該國，設法以和平討論及和平努力統一剛果人民的民族軍隊，並建立一個以人民的支持為基礎的民主政權及政府以前，不可能承認卡沙扶布任命的代表團的全權證書，不可能強令剛果人民接受這個政權。當時不肯聽我們的話；說我們不願承認剛果的合法政府。這種政策的結果現在很明顯了。

八五．但是在現有的情況下，這個委員會在事實上顯然不能履行它的任務，因為它遠離剛果合法政府的領袖們，只能與支持卡沙扶布及莫布土集團的人談判。

八六．在這種情況下，當然要問所謂和解委員會要和解的是那些當事方面？如果是卡沙扶布與莫布土間、莫布土與宗貝間、宗貝與卡沙扶布間的和解的問題，大家都知道這些領袖之間大體上有親密的團結，他們全都願意談判完全和平。但是和誰談判？和比利時侵略者，在事實上消滅剛果獨立的基礎上談判。

八七．馬利代表今日很正確地說秘書長在花錢圖使宗貝與比利時人和解，事實上他們已經是親密的夥伴。他是完全正確的，我完全支持他的意見。

八八．但是大多數剛果人民反對此事，這就是卡沙扶布及莫布土集團要想取消議會的理由，因為議會反映剛果人民的各階層的利益。

八九．據現有的情報，一月二十五日在雷堡市舉行了一個所謂全國政治會議的初步會議。但是一般公認這個會議不但不具任何“全國”性質，而且事實上只是卡沙扶布及莫布土的跟班，宗貝及卡隆吉（Kalonji）兩個傀儡政權的下級代表們，以及受卡沙扶布及莫布

土現有非法政權保護的少數酋長們的集會。東方省、基埠省及該國其他地區的代表們支持魯孟巴的合法政府，拒絕參加這個會議。

九〇．“初步會議”的政治意義在於已經完全喪失人民的信賴，事實上完全孤立的卡沙扶布及莫布土政權企圖取得比利時的爪牙如宗貝及卡隆吉的支持，以求在反對剛果合法政府的鬭爭中建立一個一切力量的聯合戰線。下一次的圓桌會議將在宗貝先生總部所在的伊利沙白市舉行，這不是沒有理由的。這就是一切剛果政府權力所遷往的中心。整個事件事實上是殖民主義者及其傀儡們的陰謀，其目的為澈底消滅剛果人民的成就，分割該國，並將它重置於殖民主義控制之下。

九一．如此，我們就面臨一個選擇。或者是讓剛果的情況像過去幾個月中那樣地繼續下去，讓聯合國在這個嚴重國際危機的前面仍舊處於不能行動的僵局；或者是採取另一種途徑，使剛果情勢正常化，使這個國家成為聯合國組織中的一個真正獨立會員國。我們已經看到第一個途徑最後的結果如何，無需再加評論。它使我們當前的問題更見複雜，發動剛果的戰爭，加重對所有各國人民，尤其是非洲人民的和平及安全的威脅。因此，這個途徑為情理所不容，決定採取這種途徑的國家對非洲各國人民的命運及世界的命運負有重大責任。它們必須了解在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澈底廢止殖民地制度的宣言之後，它們企圖阻滯非洲脫離殖民地桎梏獲得完全及永久解放的自然歷史過程的可憐努力是徒勞無功的。

九二．和平解決剛果問題的可能在何處呢？它在於聯合國執行機關嚴格實施安全理事會關於剛果問題的各项決議；在於堅決禁止比利時干涉該國的內政；在於重新建立其民主機構；在於立即釋放該共和國合法政府的總理魯孟巴先生及其他剛果民族領袖們。

九三．蘇聯政府完全贊成首先由迦納、幾內亞、馬利、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錫蘭及南斯拉夫（現在又加上利比亞〔S/4650〕）諸國政府在一月二十六日就這個問題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1〕中所表示的意見，以及其後由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錫蘭兩國代表與若干非理事會理事國的代表們在理事會這幾次會議中所作的發言。

九四．從和平解決剛果問題的觀點言，已經多所失敗，剛果人民已經作了許多無用的犧牲，而和平至今仍然遭受一種不負責任的嚴重威脅。但是我們願意相信一切並未完全失敗。如果我們斷然放棄我們在過

去數月中不斷推行的錯誤途徑，我們仍然有機會使剛果情勢恢復正常，並覓得這樣的共同行動的基礎。

九五．從美國總統甘迺迪先生及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史蒂芬孫所作的發言中，我們得悉美國的新政府現正對剛果情勢，進行客觀的檢討，並重新權衡其對世界和平的影響。我們希望這些發言反映美國的新領袖們誠懇地願意正視事實，並主張嚴格實施美國及蘇聯均曾投票贊成的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

九六．如果我們正視事實，並有正視真理的勇氣，就不會繼續走錯誤的途徑。這種途徑已經在剛果引起嚴重的危機，如果繼續不已，必將為整個非洲造成真正慘痛的後果。

九七．我們如果要避免這種後果，要適時糾正情勢，要重建聯合國的威望及信譽，我們必須採取唯一可能的途徑，這就是立即使一切比利時殖民主義者離開剛果，釋放所有的剛果民族領袖們，首先要釋放魯孟巴先生，使合法政府及議會復職，解除莫布土及宗貝夥幫的武裝，保證該國真正全國統一，實現真正民族獨立。

九八．我們也必須防止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被用為對付剛果人民及非洲各國人民的比利時軍事基地的任何可能。

九九．我們從理事會中許多亞非國家代表們的發言及卡薩布朗卡會議的決議中，可以看到這是非洲及亞洲各國人民所期望於安全理事會的。

一〇〇．蘇聯自願竭盡所能，作一切必要行動，以求通過措施，使能真正在剛果建立和平及秩序，實現該地殖民主義控制的立即完全廢止，保證該國的統一、領土完整及真正獨立，並讓剛果人民依照他們自己的意志而非殖民主義者強加於他們的意志，以自由的民主辦法，解決他們自己的國內問題。

一〇一．我們尤其要等美國的新代表提出答覆，看他是否願意與我們同走這一條路。

一〇二．主席：現在別無其他代表要求發言。我想理事會的各位代表願意考慮我們應該如何進一步處理現所審議的項目。我認為我們已經聽到秘書長的一篇頗為重要及具體的發言，我也深信各國首都均在研究這一篇發言。在我們討論過程中所作的若干其他發言，例如印度代表在上次會議中的發言，也一定在各方考慮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理事會各代表既然沒有表示他們要在明日發言，如果沒有異議，我認為理事

會同意下次會議應於二月七日星期二舉行。我希望屆時各代表能够進行辯論，使我們能够不多作拖延而獲得結論。在這種假定之下，我認為除其他優點外，這是處理我們的工作的最便捷辦法。

決定如議。

一〇三．主席：理事會如果同意，我現在請比利時代表發言，他要求在散會之前作簡短的發言。

一〇四．Mr. LORIDAN (比利時)：我此時無意詳細答覆在此地所作的各篇演說，但是我要立即說到蘇聯代表對比利時所作的一個驚人而荒唐的指控，這就是誤入剛果領土的八名比利時兵的所謂侵略。

一〇五．左林先生開始又稱比利時加派軍隊前往盧安達烏隆提。蘇聯代表團宣佈了它的消息來源；這一次不是請願人了，而是西方國家報上所載的消息。我不相信左林先生相信小資產階級報上所載的一切消息，但是爲了他自己的目的，他可以相信比利時軍隊二營運往盧安達烏隆提的新聞報導，據說是派往該地，準備將來干涉剛果，保護白人的。我可以正式否認這種消息。事實完全不同。比利時政府不但不是遣派新的傘兵部隊，不但不是增援其在盧安達烏隆提的軍隊，而且是進行軍隊瓜代工作，結果將軍力自三個營減至二營及二連。這些部隊是在約有五百萬居民的領土中維持秩序的最低需要。即令作最寬的解釋，也不可能說這是集中軍隊。今年一月二十四日，比利時外交部長在參議院中鄭重重述我奉命對秘書長及安全理事會提

出的保證，這就是比利時無意利用其在盧安達烏隆提的地位而干涉剛果的政治。我要指出依照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大會決議案一五七九(十五)設立的聯合國特派團此時正在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境內。

一〇六．蘇聯代表不以重述這些錯誤的指控爲滿足。他還要以極難堪的方式，利用那八名士兵的不幸事件。事實證明了他們於一月十二日誤入剛果境內，被送往斯坦利市，現仍在該地非法扣留中。要說這八個人越界是侵略行爲，那真是聞所未聞。人們如何能够懷疑這一小队人的誠意，而說這八個並未從事作戰行爲，而且在邊界被捕時毫未進行自衛的人是比利時的侵略行爲呢？相反地，比利時政府提出了抗議，嚴重抗議拘留它的八個國民及對他們所加的待遇。報上最近發表了一張像片。這不是一個新聞報導，這是一個文件，一個必然會震驚世界輿論的文件。這八個人是被橫加扣留的外國公民，我國政府認爲聯合國軍有設法使他們立即獲得釋放的迫切責任。如果聯合國軍仍像過去那樣不以其能力所及的一切辦法，首先探看被捕的人並保證他們不受虐待；如果它不盡它的力量使他們獲得釋放；最後如果安全理事會不作這樣的一個正式及迫切決定，本組織就將很可痛心地在它的一個主要目的方面失敗了，這個目的就是在任何地點，尤其是在它在這方面負有特別責任的剛果，保證世界人權宣言獲得應有的尊重。

午後六時四十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I.

奧地利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ý Spisovatel, Národní Trí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宏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iga, Smolenskaya Plashchad, Moskv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美利堅合衆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ïgon.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EDUZEĆ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930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S. 0.50; 3/6 stg.; Sw. fr. 2.0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62-12648
Oct. 1962-100